

欧盟内部移民流动特征与 就业质量研究^{*}

苏丽锋 高东燕

【摘 要】基于欧盟统计局关于欧盟内部移民的相关数据,文章对欧盟内部移民的流动特征和就业质量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2013 年以来欧盟内部移民流动的原因主要是社会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流动方向表现为从新加入欧盟的成员国流入老成员国,部分发达成员国经济形势恶化导致人口流出加剧,流入老成员国的移民出现回流现象;移民时间在 10 年及以上的群体占绝对多数。男性移民多于女性移民,且中青年移民占主流;移民受教育水平较高,但城乡差异十分明显。欧盟内部移民的就业质量低于平均水平,具体而言,移民就业身份层次较低,从事低知识和技术含量职业的比例较高;签订无限期劳动合同的比例较低,且仍有较多移民未签订劳动合同;劳动收入中位数低于平均水平,而且个体收入差异较大。研究结论对中国理解和应对流动人口就业问题具有借鉴价值,文章讨论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欧盟 内部移民 流动特征 就业质量

【作 者】苏丽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高东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一、引 言

中国的流动人口是在特有户籍制度背景下产生的概念,与移民在内涵上具有较大差异。国际上与“流动人口”较为接近的概念是“内部移民”,一般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比较特殊的是,虽然欧盟不是一个国家,却是目前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盟和经济政治组织,具备国家的很多特征。因此,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移民,可以视为欧盟“内部移民”,与中国“流动人口”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欧盟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国迥异,但与中国有很多可比之处。一是欧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及其对高质量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编号:19AJL013)的阶段性成果。

盟作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组织和经济体,具有国家才具备的特征和功能,在国家形态方面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比性。二是欧盟与中国在整体和次级行政区层面具有一定可比性。如果将欧盟成员国视为欧盟的次级行政区,则二者次级行政区的数目恰好都在 30 个左右。三是欧盟成员国之间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移民和人员流动程序,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放松户籍管控改革具有相似性。四是欧盟内部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尤其是东欧和西欧成员国之间差距悬殊,犹如中国西部和东部的差异。

由于中国和欧盟在经济社会特征上存在诸多相近之处,加之欧盟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于中国,因此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其发展经验。中国已经进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城镇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流动人口及其就业质量问题是实现高质量城镇化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系统梳理欧盟内部移民流动特征及其就业质量,对于中国应对流动人口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二、文献综述

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跨国移民已经成为一个日益普遍的现象,相关问题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不同于别的区域和国家,欧盟成员国间的移民发生在一个由 28 个主权国家组成的近乎无边界的空间。有文献指出,欧盟机构在其文件中倾向于将欧盟成员国间公民的迁移称为“流动”,虽然是国家间移民,但在实际操作上却类似于国内迁徙,而“移民”仅指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公民(Recchi 等,2010)。由于欧盟并非一次性形成,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展和演变,甚至也有可能出现成员国退出(如英国脱欧)的情况,因此欧盟内部移民的流动特点及就业质量在不同时期差异明显。

首先,关于欧盟内部移民的流动特点。随着欧盟的演变其内部移民的特点不断变化。在 20 世纪最后 5 年中,流入 EU15 的净移民每年约为 60 万人,为美国同期移民数量的一半,而在接下来的 5 年里,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番,并在 2003 年达到高峰,流入 EU15 的净移民为 200 万人(Eurostat,2009)。移民流动是不对称的,从绝对数值看,西班牙、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移民人数较多,但从流入移民占比看,西班牙、爱尔兰及塞浦路斯、卢森堡等国家新流入移民占本地居民的比例高达 15‰~20‰(Herm,2008),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移民热潮是由 2004 和 2007 年欧盟扩张所推动的。据欧盟统计局计算,2007 年欧盟 27 个成员国共接收了 29.1 万外国公民,其中 10.6 万人是欧盟内部移民(European Commission,2008)。2009~2011 年,欧盟内部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成员国国民向外移民加速,移民流出国主要来自欧洲南部,德国和英国则是首选的移民流入目的地(OECD,2013)。

其次,关于欧盟内部移民的影响因素和原因。欧盟各成员国福利制度的差异(De Giorgi 等,2009)和住房市场的不同安排(Bonin 等,2008)通常被认为是影响欧盟内部移

民的重要因素。此外,养老金权益的不完全可转移性和协调学术资格认证的困难对欧盟内部移民的流动产生负面影响(Boeri等,2005)。就业保护程度较大、最低工资水平较高、工资结构较为平均或工会权力相对较高等劳动力市场制度因素及原籍国和目的地的商业周期形势也影响进入外国劳务市场的难易程度(Migali,2018)。

最后,关于欧盟内部移民的就业特点和就业质量。在欧盟扩展的不同阶段,来自新加入成员国的内部移民的就业状况不断变化,而进入21世纪后,移民合法居留往往伴随着非正规就业(Recchi等,2010)。来自新成员国的移民在劳动力市场通过频繁改变雇主、工作地点和就业部门来适应市场需求,大量移民受到临时工作机构不公正对待,剥削和歧视普遍存在(Heinz等,2009)。但也有少量来自新成员国的移民通过创业来提升就业质量和社会地位(Eade等,2006)。此外,随着欧盟各成员国就业政策的改革,包括移民在内的劳动者的就业质量逐步提升(Boeri等,2009)。

综上所述,以往文献从多个角度对欧盟内部移民及其就业问题给予关注,但仍存在一些局限。一是多数对欧盟内部移民流动特征及其就业质量的研究缺乏详实的数据支撑;二是很多文献关注了欧盟新加入成员国向老成员国(EU15)的移民和就业问题,但对欧盟老成员国的流出移民及其就业质量的定量分析非常欠缺;三是既有研究关注的时间点较早,对欧盟现有格局形成后内部移民流动特征及其就业质量的研究明显不足。鉴于此,本文将从更多维度延展研究内容,分析近些年的移民状况。一是利用欧盟统计局等权威机构的详实数据对欧盟内部移民的流动特征及其就业质量进行定量研究和归纳总结,从更多维度揭示现实问题;二是将时点聚焦于欧盟现有格局形成之后,以更强的时效性来刻画当前移民状况;三是将欧盟内部移民流动与就业问题同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结合起来,将研究发现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总结归纳为中国可以借鉴的实践经验。

三、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选择

对欧盟内部移民流动特征及其就业质量问题进行研究,必须考虑到欧盟的演变历史和欧盟现有格局的形成。本文所选择的数据为现有欧盟格局正式形成的2013年以来的数据。此外,在选择数据时还考虑了数据的权威性、全面性及数据质量问题。本文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主要包括欧盟统计局数据库中2013~2018年“移民和移民融合指标”和2013~2017年“人口与移民”指标数据,该数据不仅包括欧盟内部移民就业相关数据,还包括欧盟内部移民的社会包容、健康、受教育水平和就业状况等信息,指标覆盖面广,样本量大而且质量较高,具有较强的权威性,能够为本文研究提供可靠支撑。在此基础上,为了提高分析的可靠性,本文采集了欧盟统计局关于欧盟总体的数据(主要是人口和社会条件部分)与移民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二）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统计能够反映移民流动特征的指标,对其流动原因等基本状况给出客观判断,然后对移民就业质量代理指标进行分析,在此过程中,将欧盟内部移民的部分指标与欧盟总体对比,揭示内部移民的特征。

四、欧盟内部移民的流动特征

结合欧盟内部移民人口特征,本文从流动原因、流动方向、移民时间长度、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和受教育水平等方面来探讨欧盟内部移民的流动特征。

（一）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是欧洲内部移民流动的主因,且男性更多因工作和教育原因移民

人口流动的原因通常可归结为社会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自然环境因素等,而且在社会经济稳定时期往往主要表现为社会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Todaro, 1969)。欧盟“2014 年移民和劳动力市场调查”给出了第一代移民的流动原因统计数据,我们在获取数据时将公民身份设定为“European Union”,以保证移民发生在欧盟内部各成员国之间(见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全部移民流动原因类别中占比最高的是家庭原因,约为 52.7%。其次是工作原因,占 27.2%。与家庭原因同为社会文化因素的教育原因占 5.4%,因此社会文化因素共占 58.1%。由此可见,欧盟内部移民最大的流动原因是社会文化因素,其次为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共占 85.3%,是欧盟内部移民流动的最主要原因。从不同性别移民来看,男性因经济原因而流动的比例(33.3%)明显高于女性(21.4%),男性因教育原因而流动的比例(5.5%)略高于女性(5.2%)。

（二）从中东欧国家向老成员国(EU15)流动是欧盟内部移民的主要趋势,经济形势恶化导致部分发达国家移民流出加剧,流入 EU15 国家的移民出现回流现象

欧盟内部不同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大量移民有很强的动机从经济较落后的成员国流入到较发达的成员国。不过经济较发

表 1 欧盟内部移民流动原因比较

流动原因	全部移民		男性移民		女性移民	
	数量 (千人)	占比 (%)	数量 (千人)	占比 (%)	数量 (千人)	占比 (%)
社会文化因素						
家庭原因	12178.7	52.7	5044.7	46.1	7131.2	59.3
教育原因	1249.9	5.4	602.2	5.5	628.7	5.2
经济因素						
工作原因	6280.9	27.2	3643.8	33.3	2571.8	21.4
政治因素						
国际庇护	1025.3	4.5	584.1	5.3	432.8	3.6
其他因素						
其他	1812.4	7.8	827.0	7.6	985.3	8.2
没有回应	544.5	2.4	237.4	2.2	281.7	2.3
合计	23091.7	100.0	10939.2	100.0	12031.5	100.0

达的成员国在有较大数量移民流入的同时,也有不少数量的移民流出(见表2)。理论上,流入移民数量合计与流出移民数量合计应该相等,但表2中两个值并不相等,这可能是由流出移民手续办理迟滞等因素引起,导致流出移民数量偏小。

从流入移民数量来看,2013~2017年德国、英国、波兰和法国排在前4位。从流出移民数量来看,2013~2017年前6名国家中除了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德国、英国和法国都排在前列,而且流出移民的绝对数量也很可观。这一方面由于德国、英国和法国是欧洲人口大国,另一方面移民回流也是重要原因。由于移民在流入国就业质量和生活水

表2 欧盟内部流入和流出移民数量 人

国 家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流入	流出	流入	流出	流入	流出	流入	流出	流入	流出
比利时	75765	59969	77142	57986	76180	56790	71929	60462	73027	62532
保加利亚	4096	13981	4967	23778	7086	23837	7296	24329	9169	25359
捷克	15950	12610	16330	17365	15433	15667	28802	23706	16832	16663
丹麦	30299	21204	32433	22524	33048	22504	33190	23740	33990	25506
德国	405459	132883	468274	173773	513244	183257	444877	203137	435443	235996
爱沙尼亚	1965	6242	2117	4166	10216	10365	9372	10789	11627	9367
爱尔兰	35817	40322	39211	36538	44055	35041	46054	33299	42565	34435
希腊	37182	59601	41591	54363	42955	55660	42955	54808	44558	52459
西班牙	102249	215365	112706	192948	119449	179530	128141	175925	150022	204588
法国	138664	69546	132830	114312	133214	118686	135313	118090	128303	115542
克罗地亚	2644	4756	3343	12603	4382	19752	5555	28659	5860	39071
意大利	91959	68105	79237	76635	73756	87039	75105	99000	74867	98273
塞浦路斯	7082	10472	4674	7981	8307	3355	9585	4618	12239	5648
拉脱维亚	4794	16503	5794	14455	4872	15235	4780	15149	4841	14374
立陶宛	16178	29756	16030	27406	15352	31168	11113	38597	8709	36866
卢森堡	19249	9000	20360	9446	21719	10585	21315	11220	23011	11744
匈牙利	23637	30756	28234	37800	30516	38323	31089	35060	36077	31796
马耳他	5402	3035	7221	3330	8830	4589	10052	5463	12513	4632
荷兰	69775	60462	76001	62118	77991	60748	83683	62509	93463	61623
奥地利	63158	32692	69612	32922	71070	32046	66771	36435	66263	36128
波兰	142023	205022	137611	185186	102946	183561	113435	197049	139259	174385
葡萄牙	9975	34223	10594	33096	16546	27633	15049	28928	17070	22556
罗马尼亚	124273	153423	101320	166682	93727	187835	101160	200010	122952	219729
斯洛文尼亚	4601	7548	4766	8666	4375	9075	5100	9412	5192	10751
斯洛伐克	4087	2341	4281	3079	5591	3233	6152	3228	5663	2958
芬兰	16200	8820	15378	10109	13095	10901	12913	11806	12192	11617
瑞典	35610	21612	36862	20882	38087	21133	39213	21476	40593	22077
英国	219669	114120	286821	127137	295285	124753	272536	162403	260658	194148
合计	1707762	1444369	1835740	1537286	1881327	1572301	1832535	1699307	1886958	1780823

平低于其预期,一部分移民会选择回到原来的国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西班牙每年不但流出人口多,流入移民也数量庞大,进一步印证了部分国家移民大量流出的现状。

从移民净流入数量看,比利时、丹麦、德国、法国、卢森堡、马耳他、荷兰、奥地利、斯洛伐克、芬兰、瑞典和英国是移民净流入国。但有几个国家经历了移民净流动方向的转变,其中意大利在 2013~2014 年是移民净流入国,2015 年开始变成移民净流出国,这或许与意大利近几年经济形势变差有关。爱尔兰、塞浦路斯、爱沙尼亚和匈牙利则发生了相反的转变,分别在 2014、2015 和 2017 年由移民净流出国转变为移民净流入国。

综上所述,欧盟内部移民的流动方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由新加入的中东欧成员国流入老成员国即 EU15 国家;二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发达成员国经济形势恶化导致移民流出数量增加和移民净流动方向的逆转;三是德国、英国和法国等 EU15 国家流出移民数量同样可观,这与 EU15 国家之间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和移民回流不无关系。

(三) 欧盟内部移民在时间维度上呈现规律性变化,移民时间在十年及以上者占绝对多数

统计结果显示(见表 3),有 11.3%的移民流动时间为 1~5 年,11.9%的移民流动时间为 6~9 年,而高达 76.3%的欧盟内部移民的流动时间为 10 年及以上。由此可见,欧盟内部绝大多数移民在 2004 年欧盟大规模东扩之前就已经开始流动,反映了欧盟扩展前后移民政策变化,尤其是老成员国对新加入成员国移民政策收紧对移民流动的影响。

表 3 2014 年欧盟内部移民的流动时间

流动时间	数量(千人)	占比(%)
1~5 年	2606.3	11.3
6~9 年	2752.4	11.9
10 年及以上	17639.7	76.3
没有回应	117.8	0.5
合计	23116.2	100.0

欧盟移民政策与其内部人口流动关系密切,在欧盟东扩前 EU15 老成员国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绝大部分移民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移民身份,并享受与目的国居民近似的福利待遇。由于欧盟东扩后新加入的 10 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EU15 老成员国为了防止大量移民涌入而引起国内就业压力过大,相继出台了针对新成员国的严格的移民政策,甚至规定欧盟于 2011 年才对新成员国完全放开劳动力市场,这种制度性分割壁垒,严重阻碍了近年来欧盟移民的自由流动。

(四) 男性在欧盟内部移民中占比高于女性,青年、中青年移民占据绝大多数

性别和年龄是基本的人口学特征,是反映人口流动特征的重要指标。如前文所述,欧盟内部流入移民的统计数据可能更准确更具时效性,因而这里选择从流入移民角度来考察欧盟内部移民的性别与年龄结构(见表 4)。

表 4 欧盟内部移民的性别与年龄分布

特征类别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数量 (人)	占比 (%)	数量 (人)	占比 (%)	数量 (人)	占比 (%)	数量 (人)	占比 (%)	数量 (人)	占比 (%)
性别										
男	926484	54.3	990123	53.9	1025982	54.5	1008908	55.1	1047298	55.5
女	781278	45.7	845617	46.1	855345	45.5	823627	44.9	839660	44.5
年龄										
14 岁及以下	73949	6.6	46897	4.1	87921	7.2	94030	7.8	102728	8.3
15~19 岁	57260	5.1	62752	5.6	68794	5.7	65533	5.5	66757	5.4
20~29 岁	380646	33.9	391285	34.3	404166	33.3	389498	32.5	391170	31.7
30~39 岁	278321	24.8	293034	25.7	296364	24.4	288786	24.1	291223	23.6
40~49 岁	168986	15.1	180622	15.8	187037	15.4	182344	15.2	186538	15.2
50~59 岁	95509	8.5	101893	8.9	100273	8.3	101060	8.4	107531	8.7
60~64 岁	28113	2.5	30022	2.6	28926	2.4	30773	2.6	33814	2.7
65 岁及以上	39098	3.5	33886	3.0	39628	3.3	46849	3.9	54911	4.4

从性别结构看,2013~2017 年欧盟内部男性移民占比一直在 55%上下波动,女性移民占比在 45%上下波动,呈现出男多女少的特点。从年龄结构来看,连续五年欧盟内部移民中 20~39 岁的青年移民占比超过 55%,20~60 岁的移民占比在 80%左右,青年人和中年人占绝大多数。同时,青少年和老年人占比较少,其中 20 岁以下人群占比略高于 10%,60 岁以上人群占 6%左右。总体来看,欧盟内部移民的年龄结构呈现出青年、中青年移民占据绝大多数、老少移民占比较小的特征。

(五) 欧盟内部移民总体的受教育水平较高,但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欧洲大部分国家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较高,欧盟内部移民的受教育水平也呈现出了相应特征。表 5 显示,2013~2018 年欧盟总体(EU28)内部移民受教育水平占比最高的是 3~4 级教育,即高中教育和中学后非高等教育,属于这两个层级教育水平的移民占比连续 6 年超过 40%;其次是 5~8 级教育,即不同的高等教育,占比略多于 30%。可见,总体上欧盟内部移民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占比较高。为了揭示分布于不同区域的移民受教育水平情况,本文按照城乡结构进一步划分样本。统计结果显示,从移民的地域分布结构来看,城市、城镇(郊区)和农村移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别为 40%、25%和 25%左右,城镇(郊区)和农村移民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明显低于城市,移民受教育水平的城乡差异非常突出。

总之,对欧盟老成员国(EU15)与扩展后欧盟成员国(EU28)移民的受教育水平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总体上无显著差异,而且受教育水平和教育层次结构也比较相似,城乡差异较小。

五、欧盟内部移民的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涉及多个方面,本文结合欧盟内部移民的实际情况,从就业身份、职业类型、劳动合同、劳动收入和医疗保障情况等方面对欧盟内部移民的就业质量进行分析。

（一）内部移民就业身份层次低于欧盟总体,其中雇员占比较高,自营劳动者及拥有雇员的自营劳动者比例较低

就业身份通常可以反映劳动者的就业状况,是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由表 6 可知,欧盟内部移民的就业身份中比例最大的是雇员,占比高达 87.0%。由此可见,绝大多数欧盟内部移民是通过受雇于某企业或机构来实现就业的。统计结果显示,欧盟内部移民中自营劳动者占比仅为 12.6%。与欧盟总体相比,欧盟内部移民的雇员占比高出 2.6 个百分点,而自营劳动者占比低了 1.8 个百分点。为了比较拥有雇员的自营劳动者情况,我们搜集相关数据,并计算出欧盟内部移民中有雇员的自营劳动者占所

表 5 欧盟内部移民的受教育水平及结构比较 %

受教育水平	年 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EU28						
总体						
0~2 级	28.2	26.2	25.4	24.8	24.8	25.2
3~4 级	41.3	41.6	41.5	40.8	43.3	42.5
5~8 级	30.5	32.2	33.1	34.4	31.9	32.3
城市						
0~2 级	23.6	21.5	20.4	20.2	21.5	22.0
3~4 级	38.8	39.4	38.6	37.6	39.8	38.9
5~8 级	37.6	39.1	41.0	42.2	38.7	39.1
城镇(郊区)						
0~2 级	31.3	29.8	29.1	28.3	28.1	28.2
3~4 级	43.9	44.1	44.8	44.9	46.6	46.2
5~8 级	24.8	26.1	26.1	26.8	25.3	25.6
农村						
0~2 级	33.8	31.8	32.2	31.4	28.1	28.7
3~4 级	43.4	43.1	43.2	43.3	46.8	45.6
5~8 级	22.8	25.1	24.6	25.3	25.1	25.7
EU15						
总体						
0~2 级	28.7	26.7	25.9	25.2	25.1	25.5
3~4 级	40.7	40.9	40.8	40.2	42.9	42.2
5~8 级	30.6	32.4	33.3	34.6	32.0	32.3
城市						
0~2 级	24.1	21.9	20.8	20.6	21.8	22.3
3~4 级	38.5	38.9	38.2	37.1	39.7	38.8
5~8 级	37.4	39.2	41.0	42.3	38.5	38.9
城镇(郊区)						
0~2 级	32.0	30.4	29.5	28.8	28.4	28.5
3~4 级	43.2	43.5	44.3	44.2	46.2	45.9
5~8 级	24.8	26.1	26.2	27.0	25.4	25.6
农村						
0~2 级	34.5	32.6	32.8	32.0	28.7	29.1
3~4 级	42.4	41.8	42.1	42.3	45.8	44.9
5~8 级	23.1	25.6	25.1	25.7	25.5	26.0

注:根据欧盟统计局相关数据整理得到,划分标准为 ISCED 2011。

表 6 欧盟内部移民和总体的就业身份比较

就业身份	欧盟内部移民		欧盟总体	
	数量(千人)	占比(%)	数量(千人)	占比(%)
雇员	19791.9	87.0	180184.6	84.4
自营劳动者	2862.3	12.6	30640.9	14.4
家庭帮工	83.2	0.4	2528.8	1.1
没有回应	0.0	0.0	131.7	0.1
合计	22737.4	100.0	213486.0	100.0

有自营劳动者的比例为 20.9%,而欧盟总体样本中该比例为 28.5%,二者相差 7.6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相对于欧盟总体,欧盟内部移民中的就业身份层次较低。这一结果表明,虽然

欧盟内部移民在目的国的流动时间较长,但从就业身份看,作为外来者的移民在目的国的就业状况并没有随着时间增加而与当地居民处于同等水平,其就业质量仍然偏低。

(二) 内部移民职业类型分布主要集中于低知识、低技术含量的职业,与欧盟总体情况形成明显反差

不同职业对劳动者知识和技能要求不同,就业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也有差异,因而职业类型往往是就业质量的重要表征。表 7 显示,欧盟内部移民的第一大职业类型是低技能需求岗位工作人员,占 22.4%,服务和销售人员位列第二,占 19.1%。与欧盟总体相比,欧盟内部移民中经理、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助理专业人员、文书支持工作人员及农业、林业和渔业熟练工人的占比都较低,尤其是农业、林业和渔业熟练工人的占比不到欧盟总体的 1/7,而以上职业都是知识和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业。相反,欧盟内部移民中服务和销售人员、工艺及相关行业工人、工厂与机器操作员和装配工及低技能需求岗位工作人员等知识和技术含量较低职业的占比均高于欧盟总体。欧盟内部移民的职业类型呈现出明显的向低知识和技术含量职业倾斜的特点。

(三) 内部移民签订无限期劳动合同的比例偏低,而且劳动合同覆盖率仍有待提高

表 7 欧盟内部移民与欧盟总体职业类型比较

职业类型	欧盟内部移民		欧盟总体	
	数量(千人)	占比(%)	数量(千人)	占比(%)
经理	694.5	3.6	12470.2	5.9
专业人员	2887.4	14.8	39662.1	18.6
技术人员和助理专业人员	2118.4	10.8	33992.8	16.0
文书支持工作人员	1420.9	7.3	20960.7	9.8
服务和销售人员	3745.9	19.1	36176.7	17.0
农业、林业和渔业熟练工人	99.4	0.5	7754.2	3.6
工艺及相关行业工人	2449.3	12.5	25294.4	11.9
工厂与机器操作员和装配工	1749.3	8.9	15744.6	7.4
低技能需求岗位工作人员	4390.3	22.4	19683.7	9.2
武装部队职业	22.8	0.1	1286.2	0.6
合计	19578.2	100.0	213025.6	100.0

劳动合同可以有效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签订劳动合同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从欧盟调查数据来看,问卷中对于签订劳动合同问题的回答主要包括 4 个类型,即无限期、有限期、不适用和没有回应。表 8 数据显示,欧盟内部移民中劳动合同类型占

比最大的是无限期合同,达 72.9%。但该数值仍然比欧盟总体低 13.1 个百分点。另外,欧盟内部移民中还有高达 13.2% 的人的劳动合同类型为“不适用”,因而这部分人很可能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游离于相关劳动法规保护之外。欧盟内部移民的无限期合同占比仍然偏低,劳动合同覆盖率不高。

（四）内部移民收入的中位数低于欧盟总体的中位数，个体间的劳动收入差异较大

劳动收入是就业质量的直接体现。通常平均收入能够解释某一群体劳动收入的总体水平,但我们将内部移民与欧盟总体的平均收入对比后发现二者并无差别(见表 9)。然而,从两个群体收入中位数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2013~2017 年欧盟内部移民的收入中位数一直低于欧盟总体,而且这一差距 2015 年后不断扩大,其中 2015 年收入中位数差距为 281 欧元,2016 年为 386 欧元,2017 年增加到 527 欧元。欧盟内部移民的收入平均数与欧盟总体一致,但收入中位数却偏低,表明内部移民个体间劳动收入的差距可能更大。

（五）内部移民能够享受到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障,而且对医疗保障的满意度超过欧盟总体

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在欧盟移民数据库中,我们搜集了有关医疗保障的统计数据,其中包括移民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评价,即“自我报告未满足医疗需求的原因”。事实上,移民医疗服务需要的满足程度正好能够反映出社会医疗保障的完善程度和覆盖范围。从表 10 可以看出,欧盟内部移民自我报告未满足医疗服务需要的百分比最高的是“无未满足的需要”,这表明绝大部分欧盟内部移民对医疗服务还是满意的,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欧盟总体。此外,欧盟内部移民因为“太贵”、“太贵或太远或等候名单”而报告未满足医疗需求的百分比也明显低于欧盟总体。内部移民对医疗保障满意度的评价结果表明他们在目的国享受到了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障。本文认为,在客观上由于很多欧盟内部移民是从经济较为落后的成员国移民到经济较为发达的成员国,因而相对其过去的医疗体验和医疗需求满足程度,现在的

表 8 欧盟内部移民与欧盟总体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类型结构

合同类型	欧盟内部移民		欧盟总体	
	数量(千人)	占比(%)	数量(千人)	占比(%)
无限期	16626.7	72.9	154958.8	86.0
有限期	3142.3	13.8	24974.3	13.9
不适用	3003.9	13.2	—	—
没有回应	29.4	0.1	199.2	0.1
合计	22802.3	100.0	180132.3	100.0

表 9 欧盟内部移民与欧盟总体劳动收入统计数据 欧元

收入主体	年 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平均数					
欧盟内部移民	20510	20914	21098	21542	22905
欧盟总体	20510	20914	21098	21542	22905
中位数					
欧盟内部移民	17373	17607	17936	18181	18840
欧盟总体	17584	18049	18217	18567	19367

医疗保障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从而对医疗服务的评价更高。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及讨论

本研究发现,就欧盟内部移民的流动特征而言,最主要的流动原因是社会文化因素,其次是经济因素,且男性移民更多因为经济因素和教育因素移民,女性则更多因为家庭

表 10 欧盟内部移民与欧盟总体自我报告未满足
医疗需求的百分比 %

	年 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太贵					
欧盟内部移民	1.6	2.1	1.5	1.4	0.6
欧盟总体	5.3	5.3	4.0	3.5	2.6
太远					
欧盟内部移民	0.0	0.1	0.0	0.0	0.0
欧盟总体	0.1	0.1	0.0	0.0	0.0
太贵或太远或等候名单					
欧盟内部移民	2.7	2.9	2.2	1.9	1.0
欧盟总体	5.7	5.6	4.3	3.6	2.8
没时间					
欧盟内部移民	0.7	0.8	0.3	0.2	0.1
欧盟总体	0.6	0.4	0.4	0.2	0.2
无未满足的需要					
欧盟内部移民	93.8	93.9	96.1	97.2	98.4
欧盟总体	91.8	92.5	94.3	94.8	96.3
不认识优秀医生或专家					
欧盟内部移民	0.1	0.1	0.1	0.0	0.1
欧盟总体	0.1	0.1	0.1	0.2	0.0
等候名单					
欧盟内部移民	1.1	0.7	0.6	0.5	0.4
欧盟总体	0.2	0.2	0.3	0.1	0.1
对医生、医院、检查或治疗的恐惧					
欧盟内部移民	0.6	0.3	0.1	0.1	0.0
欧盟总体	0.6	0.5	0.4	0.3	0.1
想等着看问题是否会自己好起来					
欧盟内部移民	1.2	0.9	0.5	0.2	0.1
欧盟总体	0.4	0.3	0.2	0.1	0.1
其他					
欧盟内部移民	0.9	1.1	0.8	0.4	0.3
欧盟总体	0.9	0.5	0.5	0.8	0.4

因素移民;流动方向有 3 个特点,一是由新加入的中东欧成员国流入 EU15 国家,二是发达成员国经济形势恶化导致移民流出数量增加和移民净流动方向的逆转,三是很多 EU15 国家的流出移民数量庞大,出现移民回流现象;移民时间在 10 年及以上的占绝对多数;呈现出男多女少,青年、中青年移民占据绝大多数等特点;欧盟内部移民总体的受教育水平较高,但城镇(郊区)和农村移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明显低于城市。就业质量方面,内部移民的就业身份层次较低,职业类型也主要向低知识和技术含量的职业集中;无限期合同占比仍然偏低,劳动合同覆盖率不高,就业稳定性不足;劳动收入中位数低于欧盟总体,且劳动收入差异较大,但内部移民对医疗

保障的满意度评价高于欧盟总体。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尝试对以上研究结论进行探讨。第一,与欧盟相比,中国还处于新型城镇化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因而流动人口迁移过程受经济因素影响更大。根据中国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流动人口中因经济因素而迁移比例为 35.1%,明显高于欧盟内部移民对应比例。第二,中国人口流动方向在保持既有特点的同时,也与欧盟存在类似之处。近年来,中国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发展速度较快,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吸纳能力较强,户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吸引流动人口就业的措施较为得力,因而保持着人口净流入的态势,类似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保持着移民净流入的情形。但东北三省近些年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已经成为人口流失的重灾区。这些省份也经历着类似欧盟老成员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近些年移民大量流出的过程。而陕西、四川等中西部省份积极完善和落实户籍政策,大力吸引投资,引进各类人才,因此这些省份尤其是省会城市人口流入和回流明显增加。第三,中国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远低于欧盟内部移民,且受教育水平的城乡差异巨大。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中受过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别为 16.7%和 12.0%,而农村流动人口受过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 16.2%和 8.0%,均远低于欧盟内部移民。第四,中国流动人口尤其是外出农民工群体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较低。2016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5 和 2016 年中国外出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超过 60%(国家统计局,2017),远超欧盟内部移民就业者中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13.2%)。第五,中国针对流动人口的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2016 年仍有超过 10%的流动人口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险,而跨城或跨省流动是未参加医疗保险重要原因(黄瑞芹、王雪佳子,2019),这一现象与欧盟内部移民形成鲜明对比。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针对中国如何应对流动人口及其就业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继续改革和完善户籍制度,推动人口跨地域流动。欧盟内部移民活跃,人员流动畅通,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离不开欧盟各成员国互相开放合作、大力扫除移民和人员流动障碍的努力。中国应尽快改变二元经济体制,继续深化和突破户籍制度改革的“瓶颈”,为人口流动松绑。(2)为回流人口就业和创业做好准备,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条件。欧盟内部移民的回流现象出现较早,这可为中国应对人口回流和提高其就业创业质量提供参考和借鉴。中国很多城镇和乡村都存在人口和人才流失问题,改善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是针对性地做好本地区流出人口的工作,改善本地区的就业和创业环境,吸引流出人口和人才回流。(3)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和乡村的教育投入,提高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和就业能力。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较低,中西部与东部之间、城乡之间差异悬殊。我们还不能完全像欧盟那样,集中精力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高等教育差距,但可以通过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乡村的中等教育、职

业教育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教育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的现状,有效提高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4)加强劳动力市场的法制建设,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劳动权益。中国流动人口中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比欧盟内部移民高,不利于有效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劳动权益。我们要充分意识到中国流动人口劳动权益保障的现状和不足,加强劳动力市场法制建设,尽快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流动人口劳动权益的长效保障机制。(5)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网络,为流动人口扫除后顾之忧。欧盟在内部移民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保障方面做得较好,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外出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2017):《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 2019-07-29)。
2. 黄瑞芹、王雪佳子(2019):《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及其治理——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社会科学动态》,第5期。
3. Boeri, T., Garibaldi, P. (2009), Beyond Eurosclerosis. *Economic Policy*. 24(59):409-461.
4. Boeri, T., Brücker, H. (2005), Migration, Co-ordination Failures and EU Enlargement. *Economic Policy*. 20(44):629-703.
5. Bonin, H., Eichhorst, W., Florman, C., et al. (2008), Geographic Mobil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Optimising Its Economics and Social Benefits. IZA Research Report No.19.
6. De Giorgi, G., Pellizzari, M. (2009), Welfare Migration in Europe. *Labour Economic*. 16(4):353-363.
7. European Commission(2008), Employment in Europe 2008.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8. Eurostat(2009), Key Figures on Europe. 2009 Edition.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9. Eade, J., Garapich, M., Drinkwater, S. (2006), *Class and Ethnicity: Polish Migrants in London*. London: CRONEM.
10. Herm, A. (2008), *Recent Migration Trends: Citizens of EU-27 Member States Become Ever More Mobile while EU Remains Attractive to Non-EU Citizens*, Eurostat: Population and Social Conditions.
11. Heinz, F., Max, Haller., David, L. (2009),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 Europe: Trends, Patterns and Control.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2. Migali, S. (2018), Migration and Institutions: Evidence from Internal EU Mobility. *The World Economy*. 41(1):29-58.
13. OECD(201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2013*. Paris: OECD Publishing.
14. Recchi, E., Triandafyllidou, A. (2010), Crossing Over, Heading West and South: Mobility, Citizenship, and Employment in the Enlarged Europe. In Menz, G., Caviedes, A. (eds). *Labour Migration in Europ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5. Todaro, M.P. (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1):138-148.

(责任编辑:朱 犁)